

跨在时光之河上的桥



广济桥。周华诚 摄



周华诚
杭州作家

一场暴雨突然而至，落在塘栖。霎时，千针万线银光闪亮地扑向古朴的廊檐、马头墙、老房子的后花园、院落里的荷塘；也落向静默的长桥、长桥下的运河水、水面上缓慢行走的驳船。开裂的水珠像碎玉一样蹦跳在这千年的老街老运河上。塘栖的面孔瞬间生动起来——没带伞的孩子开始奔跑，脚掌拍打在光滑的青石板上；街边高出墙头的银杏树和小院清塘里的荷叶随风起舞，青瓦和雨滴弹出错杂的乐曲；光膀子出来遛狗的老人便在河边“美人靠”上坐下避雨，两条小狗乖乖地趴下，望着檐外雨幕出神。

这座塘栖古镇，处在杭州的北面，与湖州德清县接壤。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，塘栖就被交叉的水路切割成了几块。因而，水网密布的塘栖历来就是苏、沪、嘉、湖的水路要津、杭州市的水上门户。

走在塘栖，你一定会看见一座跨在大运河上的桥，叫作广济桥，当地人把它叫作长桥。它跨在时间的河上——桥那头，跨在明代，桥这头，跨在了21世纪；它也跨在地域之河上——桥那头，跨在水北的历史街区，是历经沧桑古朴幽远的古装片；桥这头，跨在水南的时尚街区，是风生水起暗香摇曳的时装片。

桥畔忆当年

去塘栖的路有无数条，我选了最诗意的方式——坐船，悠悠地直抵塘栖。

古往今来的旅人，从北方坐船一路往南，看到了七孔的广济桥，便知道塘栖到了，杭州不远了。而从杭州北去的客人，到了塘栖，又总不免地回头打望，心中的离愁别绪又新添少许——再往北去，便是真的离开杭州了。

以往，水路不像现在陆路这般便捷和快速，慢悠悠地坐船总要消耗掉很多寂寞的时光。当南来的船只终于停靠在塘栖的河埠头，高挑的黄色酒旗、喧闹的市井叫卖、岸上穿梭的生意人——眼前种种景象无不在告诉人们：

这是一个富庶繁华的小镇。于是进杭州的旅人便下得船来，或找一间客栈住下，盥洗衣裳，打点行装，稍做休整，方才抖擞起精神进城去了。于是，塘栖这样的商埠和码头，就留下了那么多依河而建的房子，与河岸与码头连为一体，一间挨着一间，连绵不绝几里地，行人便从这廊檐里走过，即便是下雨天也不会淋着一丝雨。

沿河是一溜儿的店面房，可拆卸的木板门已被烟火熏得黑黄，直接把沧桑写在了脸上。好些房子还直接朝河面开了一个门洞，如此便是近水楼台，方便船上人家直接交易买卖。廊檐靠河的一侧，是一排排类似于长椅子的“美人靠”，听这名字便可引发悠远的想象，其实当地人称它“米床”。

老人介绍，当年的塘栖是最为著名的粮食集散地和交易市场。米市兴盛之时，大街上到处都是米行。这倒并非说塘栖盛产粮食，而是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古是“天下粮仓”，苏湖熟，天下足，一船一船的粮食在运河上穿梭，在塘栖这里往来不歇，搬运粮食的工人也来回于码头货舱之间。这沿河长廊上的长椅就是收米卖米的方便之处，既方便了搬运，也避免了粮食受潮。

如今行走在运河边，长长的廊檐和“美人靠”倒是寂寞了许多，运河上也不复先前的热闹了，偶尔几艘大船不疾不徐地驶过，也不在岸边作些许停留。如此一来，家家户户门前的八字形河埠，以及河埠上的控船石都只在回忆里发挥它的功用了。

在塘栖，不经意间就能遇见悠久历史的老宅子。自元代以来，这里便是商贾云集，明清时富甲一方，贵为“江南十大名镇”之首，富人们纷纷在此置办产业。那些雕梁画栋的老宅，无不显示当年塘栖作为江南重镇的显赫地位。随意走进一座老房子，你都会被眼前的所见征服。譬如水北街5号的仁和木行，创建人正是塘栖罗族罗家。建造于民国初年的这座房子，有着高高的封火墙、青瓦覆盖的人字坡屋顶、木雕牛腿、格子门窗，这些都是中式传统民居的特征；地面浇的是“斯门汀”进口水泥，门窗镶嵌的是昂贵的进口彩色玻璃，玻璃花纹细腻而典雅，完全是中西合璧了。

走在塘栖的小巷中，路遇的当地人总会以无比骄傲的口吻讲起他们的塘栖。只要你愿意坐下来听，他们会把塘栖每个河埠头、每条窄弄堂、每块长条石的故事讲给你听。然而，塘栖又怎么讲得完呢，它就像一本大书，翻开它，每

一页都记载了过去的荣光。

桥下船只往来

很多塘栖人从小到大，在广济桥畔、运河两岸生活，很多人的记忆，都与这座桥有关——少年时，塘栖街上的一大帮孩子的夏天都泡在运河里，胆大的孩子可以站在广济桥上翻着跟斗往下跳；抓住过往船只的尾巴，一直拖到“武林头”——那已经是德清了，起码有五里地远；然后再游回来，或者再抓着船尾巴拖回来。

那时候，塘栖人出行都是靠坐船，家家都有小船。苏州来的班船也会在塘栖停靠，父亲母亲曾坐着苏班轮船去游玩，晚上7点上船，第二天早上到苏州。那种悠而缓之的味道，颇有点像现在西溪湿地里的手划船，在乎的是那份闲情逸致——坐在船上，吹吹河面的夜风，喝点小酒，看两岸灯火风光。如此想来，这旅程若是太短暂了，反倒是件开心的事。

只是后来，轮船的班次越来越少，大家都选择了乘汽车。现在运河里偶尔开动的大船都是运煤炭、谷糠之类大宗物资，轮船已经渐渐淡出人们视野。

人们偶尔还是会怀念繁华时期运河上来往的船——我在塘栖古镇跟人聊天，有一位大妈就说起，几十年前她只有八九岁，在运河边的一个商店里当售货员，临河开窗就能望到船上的人。那时不少杭州青年会坐着船或骑着自行车到塘栖，买一些新鲜的水产品、新鲜蔬菜，在老街上吃一顿饭。那时，她扎两条小辫子，眼睛大大的，皮肤白白的，正是好年华；于是就时常有青年小伙子到她店里来转悠，变着法子跟她搭话，有人买两斤白糖，硬是半斤半斤地买了四次……

在塘栖，你也会遇到许多这样的老塘栖人，他们守着自己的广济桥，也守着自己的祖宅，悠然地过日子，偶尔种些花草，花开的时候，就办一个小型的花展，仿佛外面的世界与自己没关系。河边的“美人靠”，河面上吹来的夜风，还有这方水土滋养的脉络，让人的日子过得悠然自得，仿佛人来了，便再也不想走了。

和桥，是一座桥，又不是一座桥。宜兴市和桥镇，是一个有着小无锡之称的古镇。此地盛产的一种老油豆腐干，味道鲜美，很有嚼劲，是当地人的送礼佳品，古镇也由此远近闻名。和桥是我的外婆家。那里的老一辈人都知道，古镇的声名，其实并非来自豆腐干，而是旧时的米市。想当年，沪、锡、常几个周边大城市居民吃的粮食，有相当一部分就出自这里。和桥的米价只要稍稍往上一抬，上海的“阿拉”们可能就有感觉。

运河穿镇而过，居民们大多枕河而居。桥，自然不少。

最让当地人自豪的，当然是那座与镇同名的古桥。桥很小，系单孔石拱桥。运河在镇区有条支流名顺溪河，分运河之水东流入太湖，和桥，便横跨其上。

“和桥”是如何由桥名而成镇名的呢？

那是一个东方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，结局是中国大团圆，结怨多年的两家为儿女摒弃前嫌，结为亲家，并合力造桥，以利乡民。石桥定名和桥，俗称合桥。后来，故事的发生地，位于顺溪河口的鹤州村，逐步发展成一个大集镇，和桥便成了镇名。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，是和合之道，给这方水土带来了昌盛。

和为贵，是中国的传统理念，而桥，便是和。它消除阻隔，连通八方；它包容殊异，寻求大同；它是枢纽，是媒介，连通现实与梦想，是水乡人精神的栖居之地。

米市兴盛的年月，和桥古镇的每座桥上，挑着稻谷或白米的乡民和挑夫往来穿梭，他们就着两只沉甸甸的稻箩摆动的姿势，起步上桥，一路吆喝，周围人见了，纷纷为他们让道。

位于镇中心的南兴桥、中桥和北兴桥，无疑是古镇从南到北的三大闹市。它们，也因此成为居民们口中的方位坐标。我童年的记忆里，从早到晚，那里的叫卖声连绵不绝。附近农家的竹篮箩筐，小商小贩的货床地摊，从桥上一直摆到桥下，从米面蔬果、鸡鸭鱼蛋到竹木器具、锅碗瓢盆，一应俱全。熙攘的人群，琳琅的物品，就像桥下潺潺的流水，编织出水乡庸常日子绵密而厚实的肌理。我想，现世安稳，一定是以人间烟火为底色的。

烟火气最盛的是桥洞。这是和桥特有的景致，在一些大桥的桥洞内，开着一间间烧饼油条店、小吃店，生意火爆。此地的湿汤豆腐花名气很大，汤，是用山芋粉调制的，稠而不腻，其间的豆腐花，滑而鲜嫩，洒上萝卜干丁、香豆干丁、虾皮和葱花，淋上少许香油和生油，再配上一根刚出锅的油条，那滋味，堪称一绝。

很多年里，我胖胖的外婆就在中桥的桥洞里炸油条。夏日清早，半个月亮还挂在天上，外婆却早已不在身边。我睡眼惺忪地跑到中桥下，只见外婆坐在高高的凳子上，用一双巨大的筷子翻动着锅中的油条，她那被炉火映红的脸上写满自得，神采飞扬。那一刻，外婆就像高大敦实的中桥，给我以坚强的倚靠感。

桥上也是看风景的绝佳处。凉风习习的夏日傍晚，我和儿时的伙伴彬彬最喜欢站在南兴桥上，看长长的拖轮穿过桥洞，拖着长长的笛音驶向天边，船上晾晒着的衣



戴军

宜兴市作家
协会副主席 戴军

服彩旗般迎风招展；看两岸河埠上，棒槌在汰衣的妇女和姑娘们手中此起彼伏，小伙子们争先恐后地跃入水中，溅起的水花引来一阵惊呼；还有满载西瓜的小船，船沿紧贴水面，缓缓行至岸边，瓜农挑起一担西瓜上岸，立刻有路人围了过来，有人甚至跳上瓜船，尽情挑拣。

听说，彬彬外婆是用高头大船迎娶到和桥来的。那天，镇上的人们都站在大桥上、河岸边，看扎满红绸带的婚船载着一船嫁妆，从运河南头驶入街镇，停在了南兴桥上。彬彬外婆顶着红盖头，被人驮着，沿着河埠上的石阶，一步步走上岸，然后坐进早已等候在此的大红轿子，穿过街道，抬进了马家大院，从此，再也没有离开过古镇。

你在桥上看风景，桥也在看着你。南兴桥就见证了彬彬外婆的风雨人生。其实，每一座老桥，都是一位沉默的长者，注视着人来人往，世间沧桑；也像村庄里的老树，庇佑着一方水土，乡人的安康。

也是南兴桥，见证了一段爱情佳话。故事的男女主人公，便是我的父亲母亲。

地处江南富庶之地的和桥，称其为戏曲名家的天下，真不为过。在这里，从白发老者到垂髫稚童，几乎人人都会来上一段铿锵的京剧或软糯的淮音。旧时，一年四季，只要天气允许，居民们的夜生活，都是在一曲曲或激昂或悠长的京剧锡剧里度过的。每一座桥边，就是一个舞台，米行里的账房，牛肉店的伙计，豆腐坊的老板娘，学堂里的先生，往中间一站，一开口，便会引来阵阵喝彩。

外公是个十足的戏迷，起先，他喜欢唱京剧老生，后来，又迷上喜板鼓，那是京剧文武场中的指挥。我的母亲小小时，外公便为她请了师傅，学的是马派老生，聪慧的母亲很快就成了南兴桥下的名角儿，十岁便和京剧大家同台演戏，一折《借东风》，迷倒了一位翩翩少年。

少年便是我从北方而来的父亲。从此，南兴桥边，父亲的目光总是追逐着母亲清丽的身姿，陶醉在她刚柔并济的声腔里。直到有一天，父亲要去参军了，母亲站在桥头，恋恋不舍地目送着新兵队伍里那个熟悉的背影渐行渐远。几年后，当父亲再次出现在古镇，已是年轻军官，他牵着母亲的手，走过南兴桥，离开古镇，去了遥远的南国海岛。从此，他们牵着手走过了大半个中国，走过了数不清的桥，一直走到六十年的今天。

“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，外婆叫我好宝宝。”小时候听这首民谣，以为天下所有的外婆家和我家一样，都坐落在杨柳依依的桥边。长大后才明白，江南多桥，而桥常常是一方地域的标志。

千千万万江南桥 我有一座「外婆桥」

皖南古桥不是第一次被冲毁

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王习胜

7月6日下午，受持续强降雨影响，已有400余年历史的皖南第二大古桥乐成桥，在目击者一片惊悚尖叫声中殒身于不羁的山洪。

乐成桥位于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三溪镇三溪村。旌德县地处皖南山区，与著名旅游胜地黄山一脉相连。旌德是个山区小县，人口不过16万，但旌德设县较早，自唐代宝应二年（公元763年）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。

旌德县的三溪镇，因境内有三条河流交汇而得名。“三溪”分别是徽水、麟溪和玉溪。据清嘉庆《旌德县志》介绍，三溪乐成桥，又称南河桥，始建于明嘉靖年间，重建于清康熙年间。此桥全长156米，宽6.20米，有11孔，桥面距河床高9米。桥孔净跨度尺度不一，中孔为11.50米，桥面两侧设有石质栏杆，石柱雕琢为荷花状，颇为精美。

历史上的乐成桥多灾多难。乐成桥的前身叫五梁桥，只有五个桥洞，桥头建有一座凉亭，有人又称通津桥，据说是当地江村人而建。然而，该桥建后不久就被洪水冲毁。到了明朝嘉靖二十二年，时任宁国府知府的罗汝芳再次倡建，历时八年乃成。明万历八年，古桥11孔又被洪水冲毁9孔。其后，旌德与泾县两地商人和知县多次组织修缮石桥，由于财力有限，修修补补数十年，直到清康熙三十一年，众人集资，邀能人巧匠，又经十年、费银数十万两而竣工。

这座古桥是传统徽州一府六县的第二大

◆皖南人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。皖南的桥深藏着皖南人诠释生活、生存和生命意义的密码

石拱桥，曾在皖南交通史上占有重要一席。皖南第一大石桥位于老徽州的歙县，是该县城横跨练江的太平桥。太平桥有16孔，长268米，在皖南古石桥中当之无愧地居于头牌。

自古皖南就有“七山一水一分田，一分道路与庄园”之说。皖南人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一条条古道上一条条河流，皖南人用智慧和血汗建起了一座座具有时代特色的桥梁。

皖南古桥星罗棋布，虽不如江西婺源八百彩虹桥那样古老，也没有扬州五亭桥的亭榭楼阁那样奇巧，更没有以传说而闻名遐迩的杭州断桥那么令人神往，但在重峦叠嶂之中，潺潺溪水之上，参天古树之下，黛瓦粉墙之旁，皖南古桥却透着它所独有的拙朴灵秀，自有其依溪蜿蜒、聚风藏气的存在情趣。

皖南的桥深藏着皖南人诠释生活、生存和生命意义的密码。皖南人素有“溪水穿村而流，子孙吃穿不愁”的风水理念，建桥和过桥是皖南人的生活方式。在当地方言中，“桥”与“轿”谐音，上桥就是上轿。当地人相信，桥能聚集、保护或兴发生气，关系到一族、一村的风运、文脉或财富。古往今来，无数文人墨客以桥吟唱，不乏生活之乐、艺术之美——十里查村九里烟，三溪环

绕万户间。祠庙亭台塔影下，小桥流水杏花轩。

皖南的桥大多有其寓意。位于皖南第一古村落查济的天中桥，桥长与宽均为10米，桥面呈正方形，但站在桥上观看，却发现此桥实为两桥，中间隔尺许。只因桥面连成一体，所以被当地人称为“双桥合璧”。该桥建于明代崇祯年间，桥名出自《诗经·假乐》“保右命之，自天申之，千禄百福，子孙千亿”。传说有兄弟俩，本想竞相尽孝母亲：为方便年迈小脚的母亲出行，各自出资在此建桥一座。后受母教诲，桥面连为一体，喻义是同理连枝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修桥尽孝行善的观念。

而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休宁三益桥，则有史载曰：“三益桥”上游的田里、岭脚、石屋坑三村人都是山之隔的朱子桑梓之邦，是婺源县人翻山越岭迁徙而来，婺源先祖筹资兴建此桥并为其取名“三益桥”，其初衷是劝诫远徙他乡的三村人，“一根筷子容易折，一把筷子折不断”，希望他们精诚团结、安乐和美。既然此桥是三村人均能受益的，是谓“三益桥”。

皖南的桥是风景，皖南的桥是历史，皖南的桥更是皖南人、徽文化和皖南山水互动，构造的“诗意栖居”的体现。有人考证，在皖南古桥的桥名中，多含“源”字，比如，福源桥、广源桥、成源桥、富源桥、聚源桥等，次含“济”字，再有含“永”“寿”“秀”“万”“福”等字。这些桥名，或如一幅长联所表——水水山山处处长长久久，村村户户人人亲亲邻邻。

如何让皖南古桥永存青山绿水间，这将是处于决胜全面小康中的皖南人必须直面的课题。



江南美女放生桥

朱家角放生桥是上海地区最长、最大、最高的五孔石拱桥，号称“沪上第一桥”。放生桥比“中国第一桥”的赵州桥还要长一些。赵州桥桥体造型稳重、庄严，而放生桥形态优美、妩媚动人。如果把赵州桥比作北方帅哥，那放生桥可以当作江南美女吧。

在江南古镇，有很多桥都叫放生桥，顾名思义，就是“放生积德从善”。朱家角素有“水之美、桥之古、街之奇、园之精”闻名遐迩。2016年，《中国古镇》系列之二的特种邮票首发，上海青浦朱家角镇的放生桥成为纪念邮票的主角。

周培元 文
杨眉 摄